



失语 (小说)

□倪故



绘图 瞿溢

阳台上吹来一阵风,茶几上的富贵竹叶子晃了晃。李小余的身子也像被这阵风吹得晃了晃,她靠向墙壁,两手在背后扶着墙。她依然瞪着眼睛看王冬,眼泪不断线地静静往下淌。

王冬终于明白李小余是出了什么状况,他表情严肃起来,问:“你到底怎么了?”王冬靠过去,职业的敏感使他摸了摸李小余的额头。

李小余依然不说话,只是眼泪更为汹涌。

“怎么这么烫,发烧了?你可不能倒下,儿子还有三个月就要中考了,他可是最爱吃你做的饭。”

泪水模糊了李小余的视线,她哭得接不上气,张开了紧抿的嘴巴,像个哮喘病人。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尽管李小余竭尽全力喊着,可这个字还是卡在她的喉咙里,但她的动作和表情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个字。王冬听懂了。

“难道你就不管儿子了吗?”

每次他们相持不下时,王冬总能以各种理由扯到儿子身上。

李小余不服。

自己生病了,丈夫没有担心她的病,担心的是家里没人做饭。这不是她想要的看病的初衷,她不去看病。

“不!”纵然发不出声音,李小余还是要喊这个字。

“好好好,不去不去,我熬生姜红糖汤你喝。跟我有再大的仇,也要把身体养好才能报仇。”

说罢,王冬走进厨房。李小余跟进去,她不要他做什么汤。她进了厨房,王冬正在切生姜。李小余去夺他手里的菜刀时,王冬胳膊肘被李小余一碰,鲜血就从王冬左手食指上汨汨地流出来。李小余呆立在原地。王冬右

手捏着左手食指,从厨房里出来找备用药箱。当他用右手去打开药箱时,左手上的鲜血像李小余的眼泪那样源源不断地往外流。

李小余不知是真傻了还是不想帮他,她就远远地站着,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整个过程,如入无人之境。他是故意忘记家里还有一个她吗?

王冬包扎好伤口,看着李小余,似乎在等什么,可李小余一个字也没有说。她不知道说什么,也什么都说不出。王冬的目光在李小余的沉默中一点一点硬下去,接着起身去了卫生间。

王冬模模糊糊地知道他现在不仅仅是嫌弃她,他们之间已经不是吵架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养好身体,才能跟他斗,李小余不想死,就要跟他耗。李小余从药箱里找了退烧药。

一夜无话。

李小余因为白天睡多了,一夜基本无眠。她在想,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她难道就用母亲的话过完余生?母亲说人生较真得越多,失去得就越多,糊弄着糊弄着就平安喜乐一生了。可是听到的看到的怎么去装不知道呢?这多难啊。她在黑暗中闭着眼睛听着王冬的鼾声,这个一起生活了十六年的男人,不满意她,就去找了别的女人行乐,却从来没有和她提过离婚。上次说到王冬出轨,母亲居然说:“他外面有女人,你看见了吗?他跟你提离婚了吗?他比你成熟。”

李小余哭笑不得,这是成熟与幼稚的事吗?她能跟母亲说王冬还有更阴损的招儿吗?他已经有一年多没碰过她了!

李小余在凌晨五点就起来了,儿子的早饭是马虎不得的。

六点半时,李小余照例去敲儿子的房门。儿子睡眼蒙眬的,门一开,就去洗漱。早上儿子是不喜欢别人和他说话的,他说早上虽然起来了,但身体和思维都还有一半没有醒,别和他说话,他没有力气说话。

儿子上学后,王冬起来了。李小余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他盛饭。王冬只是左手食指上有一道伤口,还不至于盛不了饭。王冬喝了一碗稀饭,就出门了,自始至终也没有和李小余说一个字。

王冬出门后,李小余就又眼泪汪汪的,她劝自己,有什么好哭的,谁离了谁不能活?关键是怎么活。她要反抗,他们之间是不对等的。她在单位就是一个整理整理图书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岁,她也没有想在事业上有什么发展。她在生活中也甘愿当配角,既然当不了主角,就老老实实当好配角。她的工作比较轻松,时间也是宽裕的,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结婚前还什么家务都不会做,这婚姻把她培养成一个做家务的好手。结婚时王冬承诺,让她先苦几年,等他赚了足够的钱,就请保姆,让她当专职太太。何为足够?这些年赚的钱不少,也没见王冬再提这个话题,大概是李小余做家务太专业了。

李小余想着想着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离婚无疑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最大的障碍就是儿子。王冬不会放弃抚养权的,那么就因为自己所谓的争一口气,就选择不要儿子了?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条路,让王冬全心全意对这个家,对她。怎么做到呢?想着想着,她睡着了。

李小余下午醒来时心惊胆战,好像睡着的时间错过了什么大事。她一看时间,舒了一口气,吃了早上的稀饭,就去超市买菜。 (二)

不同的“我”,绽放不一样的烟火 (散文)

□杨卫国

时间不一、经历迥异,就会呈现很不一样的面目,对此古人早有经典论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即是说,一个君子的容颜气度有三种变化,远看他的样子庄严可怕,接近他又温和可亲,听他说的话严厉不苟。大概同一时期,古希腊《斯芬克斯之谜》里说: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答案是“人”。人,正因为丰富,世界才精彩纷呈;人,正因为丰富,才给我们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生活在别人眼光里的“我”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父子抬驴”的故事。一对父子牵着驴去市场卖,途中被几个少女嘲笑,有驴子都不骑。父亲一听有道理,就让儿子骑上驴。不久被老人看见,感叹世风日下,儿子骑驴父亲走,太不孝顺。父亲只好放下儿子自己骑。一会儿又遇到女人,嘲笑父亲狠心,自己骑驴让儿子走。父亲听后,还是父子同骑吧。谁知道刚走一段,又有人指责他们同骑一头瘦驴,不怕把它累死啊。父子无奈,只好抬着驴赶往市场。

这则寓言看似一个无厘头的桥段,却刻画了我们的众生相。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总是希望得

到别人的指点,许多人也确实喜欢对我们指指点点,但如果自己没有了主心骨,往往又会导致无所适从,动辄得咎。

一个小亲戚毕业后在市里一所中学当老师。女孩子长得清秀可人,家里亲戚都忙着帮她张罗对象。姑姑说,应该给你找个当官家孩子吧,他们社会资源丰富,工作生活会很顺利,女孩觉得有道理。可相处一段时间发现男方自带“官腔”,在一起很累。之后,姨妈说,还是应该找个有钱人家孩子,嫁过去房子、车子、票子都不缺,可少奋斗三十年。女孩觉得确实如此。她跟“富二代”相处发现,“三观不合”无法深处。嫂子认为应该找个名校的知识丰富发展潜力大,于是给她介绍个名牌大学生。可对方沉默寡言,聊不到一块去。一个个都没有成功,亲戚们纷纷指责她眼光太挑。她也很委屈:你们说的“好”,可我感觉不到,我的事也不要你们过问了。后来与同校一位其貌不扬的男教师相处十分开心,最后结婚了。婚后十分恩爱。

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导师”在指指点点,可真相却严重的撕裂、不经意的穿帮。股评大师口吐莲花教我们炒股赚钱,可自己赔得一塌糊涂;养生大师教我们如何涵养正气,自己却在59岁时一命呜呼;喜剧大师插科打诨、搞笑连连,可事实

上是个抑郁症患者。太过在意他人

的眼光,我们往往会失去自我判断的力量。

生活在自己想象里的“我”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

他要求实验者把未来一周的烦恼写下来,投入一个“烦恼箱”中。一周后,他和实验者一起打开箱子,结果发现,90%的烦恼都没发生。接着,他让实验者把还未解决的烦恼再一次写进了“烦恼箱”中,寻求解决之道。一周后他们再次打开箱子,大部分实验者惊喜地表示,过去那些烦恼,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学过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小说里记述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打了一个喷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他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最后惹恼了将军,在遭到将军的呵斥后竟然一命呜呼。小说用夸张讽刺的笔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及变态的心理。自寻烦恼也许是我们的常态。

一个同事曾在给领导打印讲话稿时漏掉一页,受到领导严厉地批评。

事后,他每次见到领导时,总感觉领导的目光里有一股怒气,让他抬不起头。一年后他意外提拔了。此时,他去感谢领导栽培并再次就漏掉一页纸的事道歉,称自己内疚了一年。领导惊讶地说,当时既然

批评你,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你怎么还念念不忘呢。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很多焦虑、担心、执念,原来只是自己设计出来的虚幻的假象。

生活在“远方”的“我”

一个我心飞翔的人,世界都在给他让路。因为飞翔,需要持久地仰望星空;因为飞翔,更要坚定地脚踏实地,才有更强反弹力。

十九世纪德国有个叫李林塔尔的人,和弟弟自幼就梦想能像鸟儿一样飞翔。他设计大量的“翅膀”扎在自己身上,一次又一次从高台跳下,只为了能飞起来,这种想法,在那时候人眼里,就是精神病想法。可他醉心于自己的研究,多次测试后,他终于从50米的高山上滑翔而下,名震全球。而他并不因此自满,继续进行一次次研究、试验飞行,直到一次实验失败后,他从天空坠落,脊柱被折断。辞世前,他紧紧地握着自己兄弟的手,颤抖着,坚定地说出了那句激励一代又一代探索者的话:少许的牺牲是必要的!

后来,李林塔尔,被誉为滑翔机之父。

走笔至此,不由想起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我》里的一句歌词:“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现实也终将证明,不同的选择,

成就不同的我,也必将绽放不一样

的烟火。



江海新韵



夜雨飞落 (组诗)

□徐玉娟

光线茂盛
仿若良夜生出白发。

春雷滚动。似乎
天上驶来

一辆时光动车。

我如梅枝

吐出新叶,又如
壁上静默的小提琴

在等待有缘人。

感谢尘世,

让我拥有

这样的好时辰。

不用说话

只须安心,听窗外

夜雨飞落。

我爱棉花

棉花晒满院子时,

我脱了鞋

安静地躺在棉花上

一个睡在云朵里的

少女

似乎就要飞起来

那时候

所谓青春的烦恼

瞬间飘得无影无踪

即使人到中年

我也毫不掩饰

对一朵棉花的热爱

我时常在梦里

回到年少时光。

白花花的棉海里

母亲的身影

像乌篷船一样浮沉

当母亲兜着

满腰布的棉花

从田野里抬起头

我会撸起袖子,

把双臂伸进

母亲的腰带兜里

我摸到的,

不只是洁白

柔软,而是云在天空

身在尘世的

那份深爱

是一朵棉花

从茂密的太阳光里

不停地

提炼着我们

一生不可或缺的

温暖

即景

透过玻璃

看见

窗外的两根电线

仿佛一个等号

这也许是提醒我

床是等于是天空的

我,是等于是闲云的

而远方的布谷鸟

此起彼伏的鸣叫

等于我腋下

蠢蠢欲动的翅膀

百鸟齐鸣的春弦

等于我

内心的琴音

我在屋子里

想一想你

就等于有闪电

掠过南方的平原

我在枕下摸到一片树叶

熄灯睡觉时,

我在枕手下

摸到一片香樟树叶

它肯定

从某本书的章节中

偷跑出来的

它一定是想

和我一起